



(香港)梁凤仪著

香港最新畅销书

鐵樹



本



香港最新暢銷書

鎖清秋

(香港)梁凤仪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香港)勤十缘出版社联合出版

一九九三年·北京

(甘)新登字 06 号

责任编辑: 黎艳娥

封面设计: 李乐诗

封面题字: 何文汇

锁 清 秋

敦煌文艺出版社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勤+缘出版社

(香港鲗鱼涌华兰路)

益新工业大厦18楼B室

新华书店全国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联合出版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9,000

1993年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80587-140-X/I·126

定价: 5.90元



作 者 像

自序

盘古初开时，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只有一男及一女。

不知从那时起，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发展至今，离婚及婚外情又双双破坏了天上神明那一夫一妻的美意。

种种原因，包括不甘寂寞、情不自禁、相逢恨晚、信是有缘、阴差阳错等，不论是刻意或无意，总之一一个男人竟屡屡配以多过一个女人，酿成了生活上比比皆是的男女三角以至多角关系。当然也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切合环境的题材。

《锁清秋》写三代同堂的几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与身分成为一段婚姻的第三者。几十年前手无寸铁的弱质女子，下嫁富户人家，正式作妾，堪称无奈。她的第二代，进步到成为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依然甘作男人外室，为什么呢？更奇怪的是，到第三代成长而为商场内有本事翻云覆雨的商界女强人，在婚姻上头，仍肯摒弃名正言顺的权益而为男人情妇，其间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的确耐人寻味。

我遇到的个案实在太多，足够资料编写这个令现代人惊骇而感慨的故事。

梁凤仪

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

尽在不言中
芳草无情
风云变
豪门惊梦
我心换你心
千堆雪
骄阳不再
白云无尽时
醉红尘
九重恩怨
花魁劫
信是有缘
锁清秋
惆怅还依旧
飞越沧桑
异邦红叶梦
笑春风
昨夜长风
誓不言悔
激情三百日
花帜
强人泪
今晨无泪
谁怜落日
抱拥朝阳
红尘无泪

梁凤仪散文系列

勤+缘

重出江湖

老土亲情

妇女理财

是是非非

小女人小文章

一样米养百样人

精打细算

一马当先

各自修行

大城小品

兵来将挡

人算天算

畅所欲言

财来自有方

谁可叮咛

再战江湖

不记当年

心想事成

胜者为王

一言惊醒梦中人

行政秘笈

这就是梁凤仪

在商言商

海峡两岸的梁凤仪

于早媚出身于狐狸世家。

坊间传闻的确如是。

事实呢，也不容她否认。

奈何！

早媚的外祖母洪倩均自小就嫁进本城有名的世家当第二房的妾侍，外祖父正是唐家在香港第二代的掌舵人唐世同。

唐家是靠做船起家，至唐世同一代，已经兼顾海陆两路，也发展地产了。

唐世同的父亲唐景泰，来港创业时，服务于英商洋行当后生，甚得洋老板信任。十年光景，跃为买办，很赚了一点钱，于是投资买了一条船，就叫景泰号，行走东南亚。短短几年，岂只翻了本，还买了另外三条船，都以景字号为名，分别是景祥、景安、景福，更加傲视东南亚海域。

到现今，每逢提起唐家，人们都会不期然地加上一句：“他们祖上是靠偷运军火而发迹的。”

真相究竟如何，已非早媚这一代所能知道。举凡跟唐氏家族有关连的后辈，都老被家长提示，唐家是历代靠勤奋、循正途出身的。

记得小时候，于早媚蹲在外祖母膝下，坐在那般含道的唐家大宅园子里乘凉时，洪倩均手上一定拿本唐氏家训，口中念念有辞，把一总的仁义礼智信教条，塞进早媚的小脑袋里。非常努力的为下一代营造唐家是积善之家的形象。

早媚呢，每次都听不上两三句，就伏在外祖母的大腿上睡熟了。

洪倩均就跟早媚的母亲说：

“唐悦啊，你这最小的一个女儿，怕是有福气的，随时

随地，一想到要睡，就能直走进梦乡去，这样的女孩儿家，怕不用再嫁人作妾了吧？”

这么一句话是凄酸的。

唐悦没有作声。

她一向是个沉默的老好人。

也难怪洪倩均唏嘘。

唐悦是她的长女。洪倩均进了唐家的门好几年，才生了唐悦，虽是个女的，可也开心得不得了，故此取名悦。

洪倩均老是想：

“在大家庭中生活，除了亲生骨肉，谁也不会对自己真心诚意！”

连那枕畔的人，都三妻四妾，朝秦暮楚，又何况其他有利害冲突的一总人，怎么信得过？

唐悦出生后，洪倩均如获至宝，像在茫茫人海中抓着了浮木，有了依傍。把唐悦养到近十岁时，又添了个男丁，就是于早媚那舅舅唐浩。

唐浩在未成年之前，一直是洪倩均的骄傲。至于他成长后的所作所为，那一派二世祖的不中用作风，如何伤透了母与姊之心，也就先不去说它了。

洪倩均在长女年满十八岁时，偶然到大屿山去拜佛上香，遇到一位慧智师太，一看她，觉得有缘，就扯着聊了半天。那慧智师太临别赠言，说：

“洪施主，我俩既是有缘，相识一场，请恕我直言。你三代的儿孙，都是偏房命。第三代能否有转机，要看你们积的德。总之，随缘自然得福，你谨记了！”

洪倩均霎时间呆了一呆，急问：

“唐悦也要作妾？”

“命该如此！不只唐悦，你的小女儿也难逃此劫！洪施主且别紧张，无人在世上可以完全的福慧双修，劫难少，福份大，就要算是愉快的人生了！”

“可是，师太，我只得唐悦这个女儿！”

慧智师太笑而不语，只道：

“夕阳西下，施主要赶渡回家去了。”

洪倩均回家去想了一夜，禁不住一笑置之。那慧智师太的说话，怎么能当真呢？自己都已四十岁过外了，怎么可能还有第三胎？

况且，时代不同了，当洪倩均还年青时，家境贫寒，父母才听媒人的怂恿，把自己嫁进唐家去作妾，以图一笔可观的聘礼养老。那年头，大户人家有几房妻妾，司空见惯！到唐悦这一代，那还有作妾这回事？男人花天酒地如故，却学精乖了，干脆三两个月换一次口味，既有艳福可享，又乐得回到家里头时耳根清静。

对那慧智师太之言，也就不再放于心上。

谁知到唐悦二十四岁那年，微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洪倩均开始听到唐家上下最新鲜的是非话题，是冲着唐悦而来的。

都说唐悦跟唐家辖下景福地产的得力职员，那个到过外国去留学，一表人才的于翔泽闹恋爱。

洪倩均还未弄清楚这姓于的来龙去脉，就另有惊人发现。

她竟又怀孕了。

这喜讯令她惊疑不已，多年前慧智师太的预言，一下子兑现。

洪倩均还未把怀孕的喜讯告诉丈夫，就先冲进女儿的

房间去，劈头第一句就问：

“告诉我，他是不是已有妻室？”

“妈！”唐悦放下了那本《红楼梦》，脸上一阵烫热，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唐悦，告诉妈，现在跟你走在一起的那个姓于的，是有妇之夫不？”洪倩均把脸凑到女儿眼前，紧张得像要把唐悦吞到肚子里去似。

“妈。”唐悦讷讷地答：“你听家里头的人讲是非？”

“那么，你就答我，真相究竟是什么？是，还是非？”

洪倩均从来不是个歹毒的人，如今盯着自己亲生骨肉的眼神却完全像只凶狠的秃鹰，那张小嘴紧闭起来，微微向外叼着，更见固执和绝情。

唐悦不敢迫视。

她终于垂下头去。拿手抚扫着《红楼梦》，也不说话。

原来，母女俩一直是很谈得来的知己，二十多年来，相依相伴，心曲常诉。唐悦曾有一个时期，觉得自己跟母亲的亲切贴近，一如在母亲体内未曾出世的胚胎，心连心，体接体。

然，自从生命中出现了那个姓于的男子后，她改变了。

就在前几天，于翔泽才执着她的手问：

“为什么接受我？我并不能给你什么？”

唐悦不假思索的回答：

“你令我成长！”

唐悦仍是个羞涩的少女，她其实不好意思说得更直截了当，于翔泽使她开始脱离母体，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一种希望拥有自己家庭与儿女的冲动，开始扩散全体，这感觉令她变得成熟，变得坚强。这感觉是好的。

以前，唐悦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洪倩均都能看得通透。

女儿的悲喜哀乐，做母亲的很能感同身受。

只此一次，唐悦想，自己已跟于翔泽来往一年有多，洪倩均仍如在梦中。

是脱离母亲，独立成长的阶段了吧？

唐悦轻声地说：

“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一切，不用我细诉！”

这不是唐悦的嗔怒，她其实只想表示自己并无意隐瞒母亲真相的心意。

洪倩均听女儿这么一说，先前的冲动、恐惧、戒备，一下子就为绝望所取代。

洪倩均崩溃了。

她颓然坐在女儿对面，一时间根本回不过神来，手足显得无措，左右手轮流地交叠着，一会儿，才晓得拿手指扣紧手指，静止下来。

“妈，对不起！”唐悦说。

“为什么偏偏要步我后尘？你没有这个需要。”洪倩均说这话时，满眼通红，骤然含泪。

“我的冤屈，你从小看到大，不怕？不惧？不累？我不明白你既眼巴巴看过牢狱生涯，还敢以身试法？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无辞以对的，又何只一人？

唐悦没法子可以解释她跟于翔泽相识相恋的过程。那一晚，她到中环买点东西，忽而下起大雨，她狼狈的走过一条马路，就已湿了半身，挤在那路边的窄窄檐篷下，苟且偷安，总不是办法，她于是回身走过那水果店里，借用

电话，摇回唐家大宅去，希望有司机闲着，能赶来救美。

然，接听电话的是管家顺姐，语气向来不友善。对一应唐家并不额外得宠的妾侍与他们的孩子，顺姐的态度只略比其他下人胜一筹。

难怪的，凡事讲渊源，顺姐的靠山厚，她母亲正正是唐世同的乳娘。对吃她奶大的人之子女，唐世同很自然地有三分亲切甚而尊敬，故此顺姐的大哥，被安排在唐家的景泰船业有限公司当差，顺姐却从小就跟在母亲后头在唐家行走。

直至唐世同的乳娘逝世，阿顺就继承了她母亲在唐家的地位，成了家务上头的一把抓。

不能说她不本事。

唐家三房六户的大小事情，经她安排，全部妥贴。

本事的人，一般已少不了会有三分霸气，再加上顺姐没有出嫁，阴阳一旦不协调，脾气更添怪癖，还有特殊背景势力为后盾助阵，日子有功，顺姐下意识地把她那管家的地位提升，一副姑奶奶的派头似。她尤其认为唐世同跟自己都是由同一双奶子养大的，就多少有点兄妹的情谊。

于是在顺姐心目中，那一班唐世同的妾和再小的一辈，也应该好好的尊重这位姑奶奶才是。

唐悦一听是顺姐声音，已经冷了一截，讷讷的说不出话来。

“喂！谁？谁？”听筒一直传来急躁的声音。

在对方挂断电话之前，唐悦终于鼓起勇气开声了。

“是顺姐吗？”唐悦说：“我是唐悦。”

“什么事了？八姑娘？”

“外头突然的大风大雨，家里有司机闲着吗？”

“阿明还在，怎么，要车接你？”

“可以吗？”

“八姑娘，你就不能叫街车回家来吗？迁就了你，等会儿你大妈要车用，叫我怎么回话？年纪轻轻的姑娘，老讲派头，有风驶尽哩，把自己的方便放在人家不便之上的习惯，八姑娘，别怪我阿顺多嘴，你是真要戒掉的。”

唐悦刚才一听是顺姐，本有打消叫车的主意，因为她的反应差不多都是意料中事。

然，从水果店望出大街，灰濛濛，阴恻恻，才下午五点多，天就要塌下来似，连街灯都赶忙提早服务，奋力支撑场面。背后更是一条长龙，轮候借用电话。个个都诚惶诚恐地要寻找回家去的办法。

这情景，令唐悦更归心似箭，于是不顾一切地开了口。结果呢，没有奇迹。

堂堂唐家八姑娘，在凄风苦雨之中，说多孤单就有多孤单，说多飘泊就有多飘泊。一点办法都没有。

站在唐悦背后的那个粗男人，怒目而视，分明怪唐悦迟疑地仍握着电话不放。

唐悦，终于气馁地放下了电话筒，仍走出生果店去。

行人路上，有瓦遮头的地方实在绝无仅有，加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撑着伞，急步走，更觉兵荒马乱，愁云惨雾。

正当凄苦无告之际，耳畔有人喊：

“唐小姐！”

唐悦抬起头，看到一双明亮闪烁、信心十足的眼睛。头上分明还连连打着雷，却像看到了晴天，奇怪不奇怪？

唐悦整个人被摄进那眼神内，如沐阳光，如乘春风。

就是这举头的一望，彼此都被对方深深吸引着，很呆

了一呆。

于翔泽在这整件事过后，曾对唐悦说：

“当你抬头看我时，一种寥落无依的凄艳，深感我心，我登时觉得自己很愿意一生一世的保护你。”

这叫不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呢？

同在那一刻，于翔泽打算保护唐悦，唐悦也存心让他保护。

就因为于翔泽在唐世同的办公室曾见过唐悦，他有了印象。那日，在风雨交加的街上，巧遇佳人，像许仙借伞的故事，倒转了来演，于翔泽把自己用的伞借给了唐悦，并为她抢到了一部街车。

这以后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自此，唐悦倚在闺房窗前，每每想得入神，都是那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雨中，究竟几多情人鸳侣被撮合了？

要唐悦向母亲解释，自己如何为这么一个眼神，就甘心重蹈洪倩均的覆辙，实在太难了。

她也只知道这爱情故事的经过实情，而无法分析因由。

况且，肯定是覆辙吗？

会不会她比自己的母亲幸运呢？

唐悦一直抱有这个幻想，或者说下意识地营造这个假说。

为的是令她跟于翔泽来往得更心安理得。

“孩子，你看上那姓于的那一点了？”洪倩均终于长长地吁一口气，打算好好地跟唐悦商量后果。

“跟在你父亲后头干活的人本事并不少，为什么偏偏选中他？让我跟你爸爸说，给你介绍另外一个好的，名正言顺的结婚去！”

“不，妈，我不要！”

唐悦的反应快速而激烈。

吓了洪倩均一跳。

她原以为唐悦是个逆来顺受的听话孩子。

唐悦的确如此，自小到大，在唐家，同父异母的孩子一大堆，她是最不惹事生非的一个。

小时候，唐家的兄弟姊妹，都一同吃饭、喝茶点，不论给唐家八姑娘什么吃的喝的，她都笑咪咪的接下，不论是被人家抢去一颗糖，抑或被夺去一个玩具，她只微微抿一下嘴，并不做声。

长辈交下来的功课训令，全都勉力完成。

洪倩均有时也嫌女儿的性格太逆来顺受，怕她长大了，事事不与人争，会得吃亏。可并没有想过，唐悦会断然拒绝母亲如今的建议。

语气还像毫无商量余地似。

洪倩均定下神来，只有暗叫不妙。

她，这个做母亲的是真觉得委屈，只好略略改了口气，问：

“那么，究竟于翔泽有没有打算离婚？”

唐悦像被刺了一针似，整个人身扭动一下，才晓得答：

“我们没有认真地谈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你们唯一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吗？”

唐悦不做声。

的确，唐家是富户，就算侧室所出的女儿，都不愁衣食。

唐世同一直秉承祖上的规矩，每个女儿出嫁，都分给她一笔相当可观的妆奁，足够她一辈子安安稳稳，舒舒适

适的生活。以后，唐家的产业就只分给男丁了。

唐悦又是个英文书院的毕业生，虽没考进大学，那年头，能捞到张中学文凭，已是触犯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成规，有富革命性的成就了。

如此名门闺秀，知书识礼，要做偏房，笑话不笑话了。

“孩子，我不要你后悔！”洪倩均非常担忧与感慨。

“妈，我试跟他说说去！”

也只有这样吧！

洪倩均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时，她的情绪也一天比一天低落。

当年，慧智师太的说话，似乎在逐步应验。

整个唐家，只有洪倩均最渴望这一胎是个男丁。她差不多求神拜佛，让自己为唐悦与唐浩带个弟弟来。

连唐世同都不紧张，反正进了唐家大门的四名妻妾，已为他产下十二位小姐少爷。就算是男的，也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为少。

洪倩均一味的要弄璋，旨在粉碎慧智师太的预言，那么唐悦就能名正言顺的出嫁而为人妻去了。

嫁谁都不相干，填房继室，全都可以接受，只有作妾是真太难为情。洪倩均爱女情切，只希望唐悦是在一夫一妻的欢愉下过一生。

尤有甚者，如果洪倩均现怀的一胎是个女的，那么，非但意味着唐悦会难逃当小室的厄运，连这最后出生的小女儿，将来的命运也可能大定，还是会变成个出不了头的侧室或情妇，叫洪倩均的心情如何安顿？面子又往那里放？

终于，谜底揭晓的时间来了，阵痛十多小时之后，新生婴儿呱呱堕地。